

国内外石油市场环境下，浙江自贸区打造石油全产业链的发展机遇

■ 范中华 / 文

本文分析了全球原油市场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定价模式，从国内的石油全产业链出发分析了我国石油市场的特点，并结合舟山石油产业链的现状,对比国际知名的油气现货交易建设经验，来阐述浙江自贸区打造国际交易中心的发展机遇。

一、全球原油市场现状
(一)主要的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
从全球十大原油进口国和消费国来看，目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消费量更多，我国的原油需求主要通过进口来满足，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
在原油供给端，主要还是受资源禀赋的限制，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朗等中东地区国家以及俄罗斯仍然为主要的产油国，这种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

(二)影响全球原油市场的群体

从对原油市场的控制力来看，美国、俄罗斯和 OPEC 是对全球原油市场影响最大的三个群体，三者共占全球总产量的 69%。

(三)原油市场定价机制

目前，全球主要有 WTI 原油、Brent 原油、阿曼原油和迪拜原油四大基准原油作为定价基准。

目前亚太地区尚没有基准原油。我国进口中东原油主要以普氏(Platts)的迪拜和阿曼原油均价作为价格基准，进口西非原油参照布伦特期货价格。进口保税原油的成本一般按照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进口保税原油成本=到岸价×汇率+其他费用

二、国内石油市场现状

(一)国内原油供需结构

我国是一个“多煤、贫油、少气”的国家，我国的原油产量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从 3.76 亿吨增长到 7.58 亿吨，而同期相比产量增

幅远低于消费量增幅，这也造成了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走高。2023 年，我国原油总消费量为 7.58 亿吨，产量为 2.09 亿吨，进口量为 5.64 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70%。

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全球原油需求市场的影响力在逐步上升。近几年，我国是全球原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贡献了约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部分的 60%，在全球原油需求市场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爆发疫情对国际油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二)国内石油产业链情况

在国内的石油市场全产业链中，“三桶油”占绝对的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新增了像浙石化和恒力石化这样的巨型炼化项目，对“三桶油”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短期内以“三桶油”为主导的市场格局依然不会改变。近十年来我国炼化能力增长明显，从 2014—2023 年炼化能力从 7.43 亿吨增长到 9.48 亿吨，十年间炼化能力增长 2.05 亿吨，目前我国炼化能力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三、浙江自贸区发展情况

(一)“131”工程发展情况

如果说，贺知章的回乡诗是最单纯的流露，那么他的老酒味就是最炽热的张狂。一纯一狂，亲和底层与傲视权贵共性，山阴道士与四明狂客并称，这正是我这位老乡为官为人的一贯秉性。更何况倾倒在他酒气中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有两座泱泱盛唐的诗坛巅峰，那就是浪漫主义诗仙李白和现实主义诗圣杜甫，这在浩浩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佳例。可以说，酒的姿态使他超越了年轮与生命的局限，完成了盛唐诗史上最浪漫与现实的融合，为盛唐诗苑创造了一段美丽的传奇。

在贺知章 50 多年的官宦生活和饮游生涯中，最有审美意义的一件事，可以说是他慧眼识俊才，赏赐了李太白“谪仙人”的雅号，演绎了“金龟换酒”的雅事。唐代孟棻《本事诗》记：“李太白初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赏者数四，号为谪仙。”从此李白被称为“谪仙人”，人称诗仙。两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贺知章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巧，这一天贺知章没带酒钱，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戴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金龟换酒”美谈，引得后人纷纷作秀。李白就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女侠秋瑾也唱：“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甚豪”；就是满清子弟敦诚（曹雪芹友），也来个什么《佩刀质酒歌》，还写了一篇序说：“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漓，朔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金龟换酒”后，贺知章又极力推荐李白，李便被唐玄宗召进宫中，任为供奉翰林，从此，李白声誉鹊起。当时两人无论年龄还是地位都相去悬殊，年龄相差 40 多岁，在地位上，贺季真已身居太子宾客，而李白还是一介布衣，贺知章爱才若渴，豪放旷达，热情提携诗坛后辈的品性可见一斑。可以说是酒成就了一代忘年之交的佳话。唐天宝三年(744)，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便作《送贺宾客归越》一首，表达了对贺知章的情谊和后会无期的愿望。不幸，贺知章仙逝道山、后会无期。三年后，李白二次漫游浙东，专程造访贺老时方知早已归尘，怅然若失、十分悲痛，又挥毫写下了《访贺监不遇》一首寄托哀思“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掉酒

船回。”但是故人已去、哀思难收，暗伤之余，又作《对酒忆贺监二首》。序曰：“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其一：“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其二：“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可见“金龟换酒”一事，给李白刻下了多么深切的印记，积淀了多少浓郁的挚情。

贺知章与李白都是诗中仙人、酒中极品，都有着旷夷的浪漫情怀和不羁的自我个性，要成就一段多彩多姿的忘年佳话和诗坛雅事并不是不可能。但要用一杯酒水让早已被纷纷乱世耗尽情趣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释然倾怀，则不能不让我们由衷地歆慕了。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老杜以诗唱的形式在《饮中八仙歌》中，以知章领起八位同代酒仙，无疑确立了我这位同乡在诗圣心里的权威地位。虽然为知章传神，连姓名在内，只用了十四个字，但贺之醉态“可掬”，却跃然眼底，不仅见醉后骑马，欲坠未坠之态，如在画中，即其飘洒自得之意，也复神传笔外；虽然为知章传神，只是直叙其事，并无褒贬，但老杜倾慕之忱，却尽于言外得之。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这种魅力并不是来自于贺知章的品格甚至诗格，因为诗对于两位诗仙诗圣来说，本身就是高山仰之；酒对于一个人来说，也只是一种生存的表象与精神的升华。老杜已经是一个被人生泪渍浸泽出来的老哲人了，风花雪月式的浪漫已经勾不起他对生活的热情与信仰了，只有贺知章那种“但得饮酒，何论死生”的刘伶式的坦然襟怀与不为名利所羁縻、一心淡然做真人的超脱姿态才能感动他并且让他久久怀恋。

“为官为人皆知章”，贺知章始终不为长安十丈红尘所溜染，置身官场却张扬人格的魅力倾倒了一代大诗人，也倾倒了我们。因为于官于人于情于诗，贺知章可谓都是那种进得去跳得出融得进化得开，阅尽天下纷纷事、醉眼懵懂笑清风的人了。

（作者：孔鸿德，中华诗词学会杭州萧山分会会长、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散文杂评等文学创作和儒学南孔文化研究，作品十万余字散见于报刊。）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

（供稿：湘湖研究院）